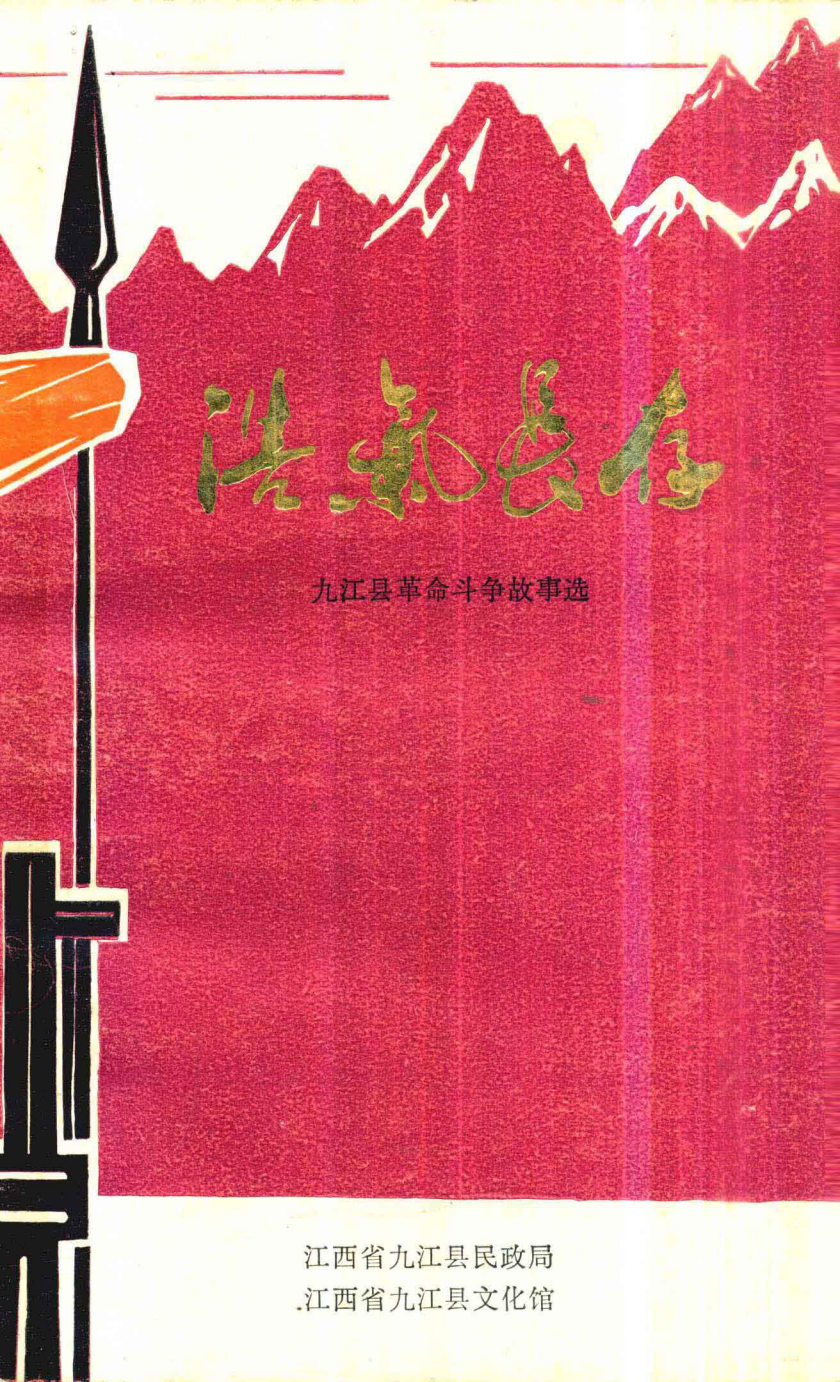




浩氣長存

九江县革命斗争故事选

江西省九江县民政局
江西省九江县文化馆

浩氣長存

九江县革命斗争故事选



浩气长存

目 录



惨案前夜·····	刘庆忠 (1)
马回岭车站阻击战·····	占玉新 (10)
港口暴动·····	叶明锋 (21)
血染杨梅洼·····	曹运厚等 (31)
辛忠荃“卖书”记·····	孙自诚 (37)
十包盐·····	曹运厚 (50)
借刀除奸·····	郭木桂 (53)
“买牛客”智破脚盆寺·····	刘学楚 (59)
汪仲屏三挫鬼蜮计·····	赵大纲 (76)
贴标语·····	赵象吉 (85)
怒捣“黄学”会·····	潘治富 (92)

目 录

浩气长存

红色驳壳连·····	王太见 (101)
浩气长存·····	桂植贤 (109)
代山小门槛伏击战·····	代同业 (117)
黄梅老李送情报·····	吴节峰 (124)
代子仪大义凛然战顽敌·····	代同业 (128)
巧袭新圻区公所·····	赵达简 (137)
夜袭黄老门·····	刘理华 (147)
沙河街上讨血债·····	刘大培 (156)
刘为泗碧血贯长虹·····	建国 新彬 (163)

后 记

封面设计：周良弼

惨案前夜

刘庆忠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雨腥风席卷江南各省。匡庐山下，浔阳城头，乌云翻卷，沉雷阵阵。

七月三十日，在一间阴沉的密室内，国民党九江浔湖警备司令金汉鼎，向亲信喽罗发出疯狂的叫嚣：“明天，老子摆下了鸿门宴，乘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之机，等共产党头头全部到齐，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们一网打尽。”说到这里，他满脸横肉一抖，一双牛眼瞪得血红。

会议刚散，一个参谋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昨天潜入司令部的那个嫌疑分子，受刑不过，招认是共产党市党部派来找司令部李副官接头的。”

“李副官？！”金汉鼎象火烧了屁股一样，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气急败坏地叫道：“姓李的刚刚在这里开会。快！控制电话，守住大门，马上把他抓起来。”

我党内线李副官最后走出密室，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

他情知自己难脱魔掌，必须争取时间，利用最后一条联络渠道，把敌人的阴谋用暗号标在宿舍凉台墙上，让联络员向组织报告。想罢就急速向三楼自己的房间跑去。

司令部内，几个马弁正在追拿李副官。司令部外，我市党部文书黄飞安也来找李副官取情报。在大门口，看到戒备森严，不同往常，黄飞安忙闪身绕进西边小巷内。一抬头看见李副官走上凉台，两人目光正好相遇。李副官刚要答话，“哗”！全副武装的马弁冲了上来。

李副官急中生智，扒着凉台对着小巷另一头高声呼叫：

“他们要下毒手了，明天不能开会……”

几个暴徒一拥上前，拚命捂住他的嘴。李副官奋力挣开，继续叫道：

“我们内部有人叛变，叫——”

一个暴徒急了，举起枪托当头一磕，李副官当即脑浆迸裂，壮烈牺牲。

黄飞安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又见冲过几个连连放枪的便衣，一时间吓得他六神无主，拔起脚没命地奔跑起来，直到被一道江水挡住去路，才知道跑到了西门口江边。见一只木帆船正在起锚开头，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跳了上去。船老板说：

“先生可别坐错了船，我们是到桑落乡张家洲的。”

慌不择路的黄飞安，一心只要离开是非之地，忽听说到了张家洲，不由心里一喜：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桑落乡农会主席徐玉书是我们的同志，到了那里也就有了安身之所。连忙应道：“不错，我是到张家洲。”

黄飞安来到徐玉书家已是点灯时分，徐大伯听说他是避

祸而来，愤慨地说：

“我早说了国民党不是好东西，前几天洲上一帮从南京、安庆跑回来的地主豪绅，到九江请愿要杀我儿玉书，我就看出风声不对，你看，这不动起手来了。”

黄飞安急忙问：“玉书兄弟呢？”徐大伯告诉黄飞安，他要玉书坐二表叔的船到汉口躲一躲，玉书说什么也不肯去，于是一怒之下把他锁在后院，打算今晚捆起来送到二表叔船上去。

“今天你来得正好。”徐大伯和黄飞安商量道：“你和玉书情同手足，帮我劝劝他，你两人一齐到汉口去。”

二人穿过天井来到后院。徐大伯落锁推门，香油灯下，只见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蚕眉双皱，嘴唇紧闭，倔犟中透露着沉着刚毅；虽然眼含愠怒，脸色铁青，但遮藏不住那精明秀气的本色。黄飞安一看，正是那铁铮铮的硬汉子徐玉书。

两天来，徐玉书锁在后院内，好比老虎掉进陷井里，威风难抖。他多么渴望着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啊！现在忽见黄飞安站在自己面前，真是喜从天降，扑上前来，把老黄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趁他们说话，徐大伯跨出门外，反锁了大门，抱歉地说：“失礼了，黄先生，等饭熟了我来开门，务必帮我劝一劝。”

黄飞安把九江的事变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徐玉书。听了黄飞安的诉说，徐玉书霍地站了起来，紧张地问他，组织上是不是知道了敌人的阴谋？黄飞安这才记起：市党部领导得不到他的消息，就会让人们照常去参加联席会议的。

怎么办？怎么办？？形势万分危急。徐玉书上牙咬住下

唇，盯住灯花一言不发。良久，一拳捶在桌上，目光炯炯地逼住黄飞安，一字一顿地说道：“眼下只有一条路，就是立即赶到九江，守在市党部会场前，堵住来开会的同志。”

黄飞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着眼望着徐玉书，半晌才语不成声地说：“那，那是自投罗网呀。”

徐玉书深情地说，同志们都是党的财富，革命的火种呀！”顿了顿，他庄严地继续说道：“你看过扑灭山火吗？为了救护失火的森林，就要砍倒茅草和小树断火路。我们好比是一蓬芭茅草，能用他换取满山栋梁材，就是死也值得呀。”

听了这话，黄飞安觉得万分羞愧，激动地说：“我和你一起去九江，用行动弥补自己的过失。”

徐玉书心想，如果有两个人一起去，当然更好。可自己被父亲锁住怎能脱身呢？他打量着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黄飞安，忽然计上心来，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地告诉了黄飞安。

却说徐大伯和徐大妈，一个灶下一个灶上，忙着生火做饭，忽听后屋里玉书和黄先生不知怎么吵起来了。连忙双双往后院跑来。只听玉书直拍桌子，高声喝道：“你给我滚！”

黄飞安也不甘示弱，板凳一甩，直着喉咙叫道：“是你老子要我来劝你，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徐玉书哪里服输，凶狠地说：“好，你骂人，我砸死你！”

徐大伯刚刚手忙脚乱把门打开，只听“叭”的一声，香油灯给打的粉碎，吵架的声音也嘎然而止。

徐大伯进门借着前屋的灯影，把穿长衫戴礼帽的黄飞安让向前屋，随手又把玉书白衬衫一揪，骂一声打一下，打一

下骂一声。徐大妈见玉书服服贴贴受打，到底不忍心，拉拉扯扯把徐大伯推向前屋说：“你去给客人赔个礼，我来教训他。”

徐大伯来到前屋，找遍三间草堂也不见了黄先生。正为他的不辞而别感到纳闷，徐大妈大呼小叫跑来：“老头子，中计了！留在屋里的是黄先生哪，玉书与他换了衣服……”。

此时，黄飞安也来到前屋，对徐大伯抱拳施礼道：“对不起，徐大伯，我也要九江，我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办。”说完径自走了。

徐大伯这才醒悟过来，连连跺脚说：“这不是送肉上砧板么！不行，今天非把他追回来不可。”

却说徐玉书，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江边，只见江面波翻浪涌，不见半点鱼火船灯。在这四面环水的江心孤洲上，无船怎能到得九江？正在焦急之中，又见父亲提个马灯跟在黄飞安后面来了。时间宝贵，不能纠缠，徐玉书一横心，脱下长衫，“卜通”一下跳进咆哮的江水之中。

徐大伯见玉书已向对岸游去，无奈，只得找来二表叔，要他开船到九江接应。黄飞安将计就计，表示愿往市党部找回玉书，三人也就同船向九江进发。

长江，素有天险之称，河宽浪高，水深流急。不说这月黑风高的深夜，就是风平浪静的白天，能有几人敢于横渡其上？徐玉书凭着小时练就的水上本领，竭尽全力向对岸划去。浪涛象小山一样劈头盖脑打来，逼得他呛了一口又一口生水。与风浪搏斗了约摸两个小时，终于在对岸下游五里地的回峰矶上了岸。

回峰矶离九江有三十里之遥，精疲力竭的徐玉书不敢稍

有懈怠，拖着沉重的双脚，踏荆棘，攀陡壑，雄鸡唱晓时好不容易到达了九江东门城下。徐玉书长吁了一口大气，决定趁着天未亮透，先到城脚沈以于家换换衣服，填饱肚子，再邀他一起去市党部。主意打定，就三脚并作两步来到沈家门前敲响了大门。

你道沈以于是谁？他就是出卖李副官的那个可耻叛徒。狡猾多端的金汉鼎担心沈以于失踪过久会引起共产党的怀疑，当时就把他放了出来，以李副官的名义给共产党市党部送了个一切平安的假情报，稳住了市党部。并要沈以于到时照常开会，掌握共产党头头入会人数，一俟到齐就动手捕人。

沈以于这一夜提心吊胆，深恐共产党会来处决他这个叛徒。忽听敲门之声，大吃一惊，忙问：“谁呀？”

“徐玉书，自己人。”

一听徐玉书的声音，沈以于吓得魂不附体，他贴着门缝哆哆嗦嗦地问道：“你，你从张家洲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快开门，我有急事。”

“你到底有什么事呀？”

沈妻在旁边过意不去，说：“既是自己人，就让他进来吧，看你这副见神见鬼的样子。”

沈以于冷汗直冒，一把按住妻子伸去开门的手，还是那句现话：“老徐啊，到底出了什么事呀？”

徐玉书见他不肯开门，只好长话短说：“党内出了叛徒！”

这真是晴天霹雳，正击中了沈以于的心病，吓得他扭头就往后门奔去，被沈妻一把扯住，埋怨道：“你今天是疯了

还是怎么的？”

这时门外徐玉书还在说：“……明天市党部两党联席会议是个圈套，国民党要向我们开刀，你要赶快转移，我这就去通知其他同志。”说完转身就走。

沈以于这才知道是一场虚惊，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暴露。但他转念一想，若让市党部的人漏网，自己日后怎能安生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徐玉书干掉。于是赶忙开门，把徐玉书喊了回来。先是让坐倒茶，接着搬来饭菜，然后细细打听徐玉书怎么知道出了叛徒。

又累又饿的徐玉书，一边狼吞虎咽地扒饭，一边断断续续，如此这般地述说一遍。沈以于确信组织上一无所知后，就悄悄拿来绳索，从徐玉书后面出其不意地往他腰间一勒，连人带手捆了个结结实实。又往他嘴里塞了一块毛巾。这才拿出菜刀要下毒手。

站在一旁的沈妻，听了徐玉书的诉说，联系到沈以于举动反常，心里顿生疑虑。她见丈夫要行凶杀人，愈觉其中定有蹊跷，赶忙上前阻拦。沈以于反咬一口，却说徐玉书就是那个叛徒，仍然举刀要砍。

沈妻一时无法判断真伪，只好说：“既是叛徒就该交给组织处理嘛，何苦杀在家里血淋淋的。”

沈以于无言以对，看看离开会时间不早，去迟了怕金汉鼎怪罪。心里暗暗盘算，倒不如把徐玉书献给A B团，岂不又是一功。于是顺水推舟地说：“你说得对，我去向组织报告，你千万别让他跑了。”说完匆匆出了门。

在A B团驻地门口，沈以于看看前后无人注意他，便象老鼠般迅速钻了进去，不一刻，又返身出来朝市党部去了。

同时出来几个提短枪的，凶神恶煞般地向沈家走来。

沈以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举动被尾随在后面的妻子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沈妻对他放心不下，要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这一下真相大白。一股怒火在她胸中燃烧，她甩开大步，飞也似跑回家中，解开徐玉书，急急忙忙地说：“你快走，沈以于这个黑良心的东西，叫A B团抓你来了。”

徐玉书被捆后，认定沈以于十之八九是叛徒，正在悔恨交加，一筹莫展之中，大嫂的解救使他又惊又喜。这时门外已传来杂沓的脚步声，容不得他致谢意，就被沈妻推出了后门。

徐玉书绝处逢生，生怕耽搁时间，象飞箭离弦一样直奔市党部。来到市党部这条街上一看，四周擦皮鞋卖零食的摊贩出奇地增多，但这些人却无心兜揽生意，只顾贼眉鼠眼东溜西溜。显然，敌人已周密地、阴险地埋下了血腥的杀机。

这时，从街的另一头，中共九江中心县委书记林修杰等四位同志悠闲地向这边走来，一步步接近敌人的包围圈。前去拦阻已经来不及了，眼前唯一的办法，只有向早已进入会场的同志报警，揭露敌人的阴谋，提前打乱敌人的如意算盘。林修杰他们才能幸免于难。

为了解脱同志们的危险，自己却站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担心同志们陷入罗网，自己反而纵身跳向火坑。此时此刻，徐玉书异常沉着冷静，只见他大义凛然，面不改色，昂首挺胸，阔步向前。一步步向着刀光剑影的会场，向着敌人血淋淋的屠刀走去。刚刚走进会场，他放开喉咙喊道：“同志们，国民党今天要向我们下毒手，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冲出去啊！”

伪司令金汉鼎正在巴望着林修杰等人的到来，以便收网捕鱼。忽听阴谋被戳穿，顿感心惊肉跳，慌忙开枪发出信号，埋伏在附近的枪兵连和A B团一下把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

一霎时，枪声大作，血雨横飞，经过浴血奋战，终因赤手空拳，寡不敌众，除两位同志冲出重围外，徐玉书和另外二十五位同志一起，英勇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这就是震惊江南的九江“七·三一”惨案。

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在惨案发生的当天，林修杰等六位同志被刚刚赶到的黄飞安领到徐大伯船上，避开敌人的搜捕，安全撤离九江，开辟了以赤湖为中心的农村游击根据地。将武装斗争的烈火在赣鄂边区燃烧起来。



马回岭车站阻击战

占玉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傍晚，驻在南浔铁路北端马回岭车站的国民革命军“铁军”某团，突然传出通知：“明天拂晓，全体将士全副武装，在铁路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消息一传出，就象是盐锅炒豆，整个部队，上上下下，全都热闹起来啦！机枪连的十几个战士，围在一处，一边擦枪，一边议论纷纷。有的说道：“嘿！在铁道沿线搞演习，可能有啥新的动向啦！”也有的说：“这能有啥动向，眼看兄弟部队一日接一日的往南昌开，我们却在这里待命，等啊等，盼啊盼，命令来了，却又是演习！唉，

真焦人哪！”老班长祝青山，抹了一把满腮的胡子，笑着说：“你急个啥？上面既然有命令，咱们就作好准备嘛！”

“对！应该作好充分准备。”突然，从战士们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连长周勇男从团部开会回来了。你看他二十多岁正是出山虎，浓眉毛，英挺挺，大眼睛，机灵灵，粗腰阔膀，威武雄壮。一看就知道，准是个智多谋广，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战士们“哗啦”一下跑了过去，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叽叽喳喳，就象喜鹊闹窝。

此时，周勇男心里着实象大锅里煮粥，热开了花。刚才，团部召开的会议上，党代表聂荣臻同志传达了我党前敌委员会从南昌发来的振奋人心的指示，周勇男就象兜上了一

股春风，越听越眉笑颜开，越听越心热手痒，激动啊！他真恨不得把消息兜底地告诉同志们。可是，首长们再三叮嘱，这是一次特别的军事行动，一定要分清队伍阵营，严守秘密。他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士们中间，拿起这个人的枪摸摸，又端起那个人的枪掂掂，说道：“大家说，咱们这些工农出身的穷汉，扛这枪为的是什么呢？”

“打天下，为工农大众求解放！”

“对！”周勇男手一挥，捏成了拳头，“咱们从广州打到武汉，靠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一路旗开得胜。但是，眼前情况很严重，有那么一批假革命，反革命派，要断送北伐战争，不让咱们工农大众有出头之日，要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头，大家说，这该怎么办？”

“那咱们先把他们的枪缴了，把他们先打倒！”

“所以，咱们要把枪擦亮，把心绷紧，把眼睁大，跟着共产党继续革命。明天在铁道沿线演习，大家要从实战上想，能做到吗？”

“能！”战士们听得新鲜，听得逼真。嘿！有奥妙，看来明天准不是一般的演习啊！

“好！大家分头准备去吧。”

战士们离开后，周勇男召开了班、排党员干部会。他是机枪连连长，在党内却是这个营的主要领导。会上，周勇男兴奋地告诉大家，明天拂晓，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将指挥部队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咱们明天军事演习的任务，就是阻挡敌人的援军，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接着，他跟同志们一起分析了全营的敌我阵线：营长李泽是国民党的右派，二、三两连连长也是倾向李泽的，但这两个连的副

连长都是共产党员，只要做好工作，是能稳住部队的。周勇男说：“同志们，团首长再三叮嘱，最需要注意的是李泽，此人心黑手辣，奸诈狡猾，要严防他要阴谋。”

他们正在研究对策，忽听得“得儿得儿”一阵马蹄响，只见营部通讯兵飞奔而来，在周勇男面前停住了，“辟啪”一个立正：“周连长，李营长命你立即到营部去。”

啊！同志们一听，惊住了：这个时候，李泽怎么突然传见周勇男呢？这个李泽是个贪名谋利的恶棍，北伐军打下长沙后靠吹牛拍马屁来了个“跳龙门”，从反动军阀何键的手下一头栽进了张发奎的怀抱，一下捞了个营长干。近来，政局动荡，人心浮动，他又经常出言攻击我党。现在，他忽然来传周勇男，究竟安的什么心呢？

同志们耽心地望着周勇男，说：“不能去，谁知他安的什么心！”“这单人独骑地到营部去，太危险了！”周勇男浓眉挺了挺，大眼眨了眨，镇定地说：“李泽命令已下，我若不去，必然引起他的疑心，对我们完成明天的任务反而不利，去，正好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经过一番研究，大家同意了周勇男的意见。为了防止意外，大伙又商量了应该采取的措施。

月上东天，凉风习习。周勇男迈步走出营房，正了正军帽，勒了勒皮带，纵身跨上了枣红马，缰绳一拉，马儿撒开四蹄，“得儿得儿”一路清响，朝营部飞奔而去。

约莫一顿饭工夫，枣红马蹬进了营部大院。周勇男翻身下马，刚一转身，就见厢房里走出一个矮胖的军官，眯着红砂眼，咧着肥油嘴，齜着薰黄牙，一步一哈，向周勇男迎来。他就是营长李泽。

周勇男一向对李泽看了头痛，想了恶心，他冷冷地瞥了李泽一眼，行了个军礼：“报告营长，机枪连周勇男奉命来到！”

“哎呀，果真是军人作风！可敬，可敬！”李泽满脸堆笑，手指厅堂：“请，请！”

周勇男大步跨进厅堂，只见堂上汽灯高悬，堂中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沙发上还坐着两个军官，李泽嘻嘻地说道：

“我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机枪连连长，北伐战争中的英雄周勇男！”两个军官连忙起身，点头奉迎：“久仰，久仰！”周勇男略一摆手，举目四看，心里当即明白了几分，便指着堂前的酒席问道：“李营长，这是……？”“啊，啊，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明早不是要在铁道沿线搞军事演习吗？我略备酒筵，为你壮胆正色啊！”李泽说完，斜着眼直察周勇男的脸色。

周勇男知道李泽是言不由衷，便来了个顺风扯蓬：“感谢营长的‘关心’，我一定转告全体兵士，务必对明天的演习尽心竭力，英勇果敢，出色完成任务！”

“嘿！……好！”李泽不由得肌肉颤动，奸笑几声。

周勇男心想：不入鱼肉席，难解醉翁意。他主意一定，也不推辞，便爽爽快快地入座了。

四人入席，三杯落肚，李泽首先开口：“俗话说，‘红运单交无意人’。这话确实不假。我马上就是三十八师师长了。老弟，你也官运亨通了！你们机枪连人精枪锐，我要把你们加强为师部直属营，就提你为营长。张发奎总指挥已批下公文来了。”

马蜂吐出毒针来了。周勇男咬住仇恨，不动声色问：